

雾锁天途

少女莫兰系列 I

鬼马星 著

悬疑 探案 浪漫 推理

少女莫兰系列 I

悬疑 探案 浪漫 推理

雾锁天途

莫兰系列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雾锁天途 / 鬼马星著. —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09.12
(少女莫兰系列)
ISBN 978-7-5391-5288-2

I. ①雾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4877号

雾锁天途

鬼马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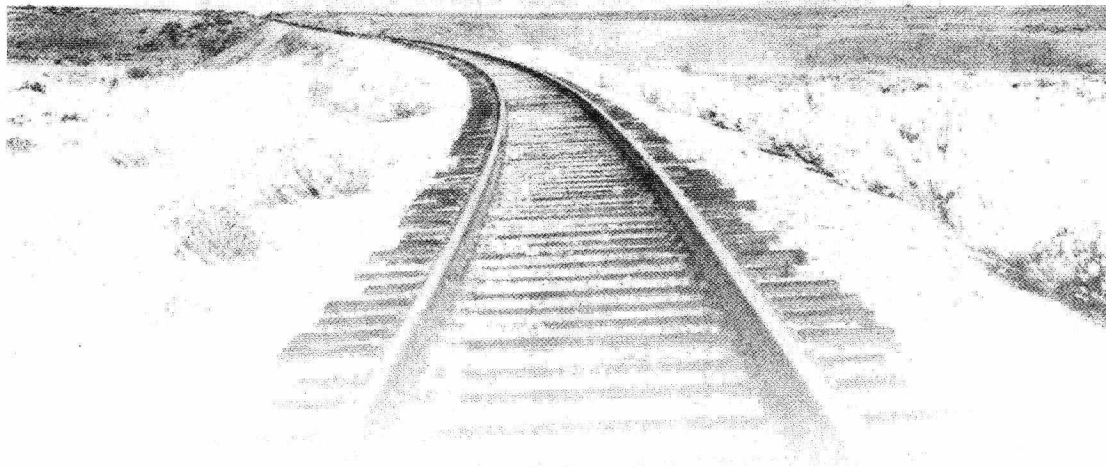
策 划 张秋林
责任编辑 周向潮 张波虹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南昌市子安路75号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com
出 版 人 张秋林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9年12月第一版 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开 本 889mm×1310mm 1/32
印 张 10.25
印 数 0001-20000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5288-2
定 价 20.00元

(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。)

目 录

楔 子	夜行火车	5
第一章	无名女尸的背后	13
第二章	谜案追踪	109
第三章	遥远的香格里拉	217





楔子 夜行火车

“大叔，会打牌吗？”一个女孩甜美的声音惊醒了瞌睡中的高竞。他睁开惺忪的双眼，发现是坐在他对面的女孩正在问他旁边的男人……

1991年，夏。

“大叔，会打牌吗？”一个女孩甜美的声音惊醒了瞌睡中的高竞。他睁开惺忪的双眼，发现是坐在他对面的女孩正在问他旁边的男人。

“不会。”男人答道。

“啊，为什么这里连个会打牌的人都没有？”她小声抱怨了一句，又朝那男人笑了笑，“那比大小怎么样？”

这时是晚上十一点，在一辆从北京开往S市的通宵火车上。邀请对方打牌的女孩自称姓王，看上去顶多二十岁，穿着件白色泡泡袖的短袖衬衫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素面朝天，脑后梳着个马尾巴。跟她坐在一起的是她的弟弟，一个长相清秀、脸色苍白的少年。两人的眉宇间有几分相似，但高竞觉得弟弟长得比姐姐更漂亮一些。

“比大小？”工人模样的男人皱起了眉头，脸上露出既感兴趣又有几分怀疑的神色。“怎么玩？”他问道。

“很容易，我们一人抽一张，大的那个算赢。大小王和小二不算，A最大，怎么样？”王小姐熟练地在车座间狭窄的小桌上噼里啪啦洗着一副扑克牌，薄薄的嘴唇微微向上弯着，露出几分妩媚。

“输赢有什么说法？”那个男人瞄了一眼她手上的牌，问道。

“来小一点好了，一盘一块钱怎么样？”

“一块钱？”



女孩听出男人嫌少，问道：“那大叔想来多大的？”

“呵呵，”男人咧开嘴笑起来，“怎么也得十块。”

“行啊。”女孩倒很爽快。

这回男人真的来了兴趣。

“呵呵，口气不小，那你要是输了却拿不出钱来，怎么办？”

他问道，但话音刚落，坐在他身边的黑衣少年就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。高竞知道，这少年是那个男人的儿子。

上车没多久，高竞就发现这对父子的关系颇为奇怪，儿子似乎时时刻刻约束着父亲的行为。而且，这位父亲无论上哪儿，都会向儿子报告，“我去小便，马上回来”、“我去买饭，你等着”、“我去前面看看，就转一圈，你放心吧”。高竞不知道，他说的放心是什么意思，但可以肯定，这位父亲过去一定做过很多让自己的儿子不放心的事。

“反正也没事，玩玩嘛。”父亲道。

“你又不认识她。”儿子说。

父亲没在意儿子的话，问女孩：“喂，小姑娘，你要是没钱，可不要随便玩这个。”听那口气似乎在向女孩叫板。

“谁说我没钱？”女孩倔强地昂起头。

这时，女孩的弟弟拉了拉她的袖子，“姐，还是不要玩了。那些钱是你上大学的学费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眼睛瞟向那个男人时，还露出几分畏惧。

“晨晨没事，我的手气一向很好。”姐姐的兴致丝毫未受影响。她四下张望后，将书包的拉链拉开一条小缝，递到那个男人面前道：“大叔，看看里面是什么，不过可别嚷啊，车里坏人多。”她戒备地朝高竞的方向冷冷扫了一眼。

嘿，谁爱看你们啊！高竞连忙别过头去。就凭她这眼神，他本能地讨厌起她来。她让他想起班里的某些女生，明明没什么了不起，偏偏总以为自己是百里挑一的美女，不时喜欢在男生面前露出高高在上的公主模样，还总喜欢耍点小手腕。其实她们都一样，普通得就像塑料袋。

高竞听到女孩问男人：“怎么样，这下相信了吧？”

“姐……”瘦弱少年无力地呻吟了一句。

他姐姐没理睬他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行！”男人笑道。

“那大叔你呢，要是你输了怎么办？”那女孩问道。

男人还没回答，另一个少年冷冷的声音就从高竞旁边钻了出来。

“爸，你别乱来。你别忘了，你出来时是怎么答应我的。”

“行了，我明白。我有分寸。”男人不耐烦地答道，随后又低声对那女孩说：“你放心，小姑娘，愿赌服输，我不会欺负你的。”他掏出钱包，从里面抓出一张百元大钞来放在桌上，用一盒烟压住，“得了，我们也就是小玩玩，来个十盘，要是我全输了，这就归你，如果你输了，你也给我一百，怎么样？”

女孩点头笑道：“好啊，大叔。洗牌吧。”

她把牌放在了男人的面前。

对于两个陌生人的赌局，高竞丝毫不感兴趣，所以当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对决后，他就又眯起了眼睛。

他是利用高二的暑假去北京会一位初中同学的。今年他母亲的 身体比往年更糟糕，脾气也越发暴躁了。一想到整个暑假，都



得跟病休在家的母亲朝夕相处，每天从早到晚听她的唠叨和冷嘲热讽，一日三餐都得吃她做的那些难以下咽的饭食，他就心里犯怵。所以考试一结束，他就盘算着怎么才能尽量避免在家久留。

开始的一个月，他给自己找了份临时工——给一家广告公司做入户访问，这份工作让他手头有了一小笔零花钱，恰好那时他收到一个好朋友的来信。这位朋友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父母去了北京，这次他父母都去北戴河开会，家里就剩他一个人，于是邀请高竞去他那儿住几天。高竞想想自己还没出过远门，又加上他对国家首都一直都很向往，所以，在收到邀请后的第二天，他就买了火车票，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。

他在北京共玩了五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也是玩得最尽兴的一天。早上六点不到他就起床了，先跟同学一起去逛了长城，回来后又去了趟故宫，下午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，临上火车前，同学还带他去了趟东来顺，等酒足饭饱登上火车时，他已经累得摇摇晃晃，所以几乎是一坐下就打起了瞌睡。再说，现在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，他的睡意更浓了。他希望在梦里再吃一遍东来顺的羊肉火锅，他相信羊肉的香味能冲淡他即将看见母亲时的恐惧心理。出去那么多天，他知道回家后，一定有一顿臭骂正等着他。

“喂！醒醒！醒醒！”

不知睡了多久，他感到有人在用力摇他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黑衣少年和一个穿警服的男人站在自己身边，他立刻直起了身子。

“你刚刚有没有看见我爸？”黑衣少年问道。

这时高竞才发现，他身边的男人不见了，而原本坐在他对面的那对姐弟也没了踪影。

“你爸不是刚才还在这里打牌吗？他不见了？”他问那个黑衣

少年。

黑衣少年没回答他，抬起头，对那个穿警服的男人说：“我爸不在厕所，也不在餐车，我刚才都找过了。”

“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見的？”警察注视着高竞对面的空椅，问道，“你说这里原来还坐着一对姐弟？”

“对，他们也不见了。十分钟前，我爸让我去餐车买夜宵，我回来后就发现他们都不见了。”他低头看着列车桌上，那里放着一盒香喷喷、热腾腾的葱油拌面。

“别急。我们马上派人一节节车厢去找。告诉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，如果有他的照片，也一起拿出来。”警察道。

“我爸叫陈东方，我有他的照片。”黑衣少年想伸手去拿头顶的列车行李架上的包，却愣住了，“包不见了。”他喃喃自语，忽然好像想到了什么，脸变得像黑色幕布一样。

“包会不会让你父亲拿走了？”警察问道。

黑衣少年不说话。

“刚才靠站过吗？”高竞插了一句，现在他也意识到事情有点蹊跷了。

“没有，”黑衣少年摇摇头，“所以他们一定还在车上。一定在车上！”他横眉怒目地瞪着前方的车窗玻璃，好像随时准备一头撞过去。

“你说的对，没靠过站，他们一定还在车上。你别急，我们马上去找。”警察说。

“我也一起去。我认识那对姐弟。”黑衣少年自告奋勇地说。

警察拍拍那少年的肩膀，表示同意，又对高竞说：“小伙子，如果那三人回来，麻烦你叫他们不要离开。”



“好的。”高竞道。

这件事完全打消了他的睡意。他开始在座位上心神不宁地等待那三人的归来。然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回来的仍然只有黑衣少年一个人。

“怎么样？”高竞急切地问。

黑衣少年摇摇头，他的头几乎垂到了胸前。

“有一节车厢的门开着，门边还有一只那女人的鞋。警察说……”他隔了好久才往下说，“警察说，他们可能是跳车走了。”

“跳车？”高竞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屁话！我爸的腿有毛病，他不可能跳车。那扇门是故意被打开的。他应该还在车上，在某个地方，一切都是预谋的……”黑衣少年的眼睛阴沉沉地注视着前方。

三个人在一列行驶中的列车上同时失踪，高竞起初觉得这种怪事不太可能发生。他相信，没多久那三个人就会相继出现，然后证明这一切都只是一场虚惊。然而，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，这三人仍不见踪影，他这才觉得事情真的有点不对头了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他问道。

“能怎么办？继续找！”

“要我帮忙吗？”

黑衣少年朝他望过来。

“你愿意吗？”他问道。

高竞很想反问，不愿意我干吗要问啊？但是看着黑衣少年脸上焦虑又渴求帮助的神情，他决定对这个多余的问题做出正面回应。

“我愿意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嘛。”他觉得自己幽默了一把，

不过，黑衣少年没笑，只是成熟地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。

“我叫陈牧野，十五岁。你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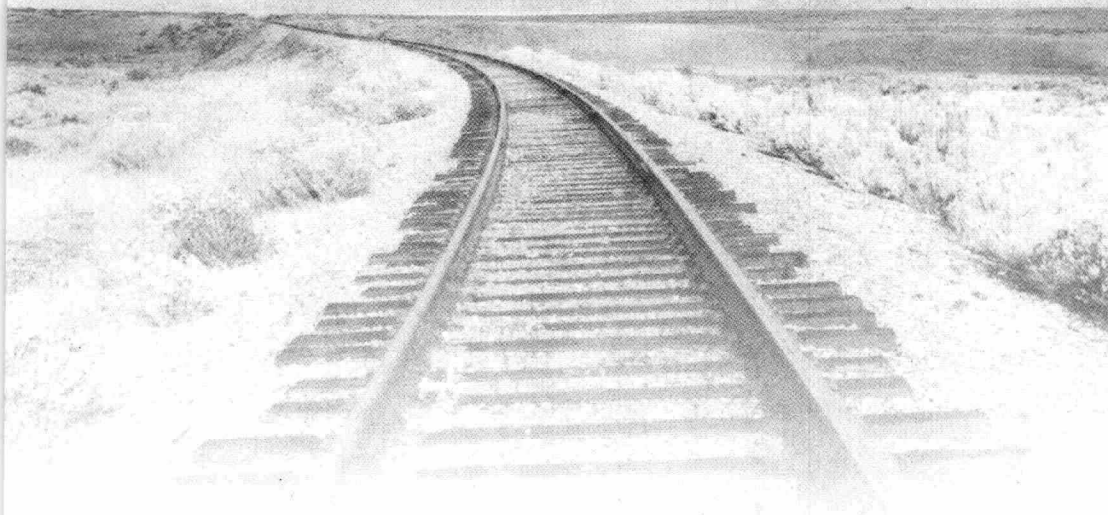
“高竞，比你大两岁，十七。”高竞跟他握手后，说道：“我们兵分两路吧，你走那边，我走这边。”

“好。”陈牧野朝他重重点头。

他们约定一个小时后在原来的车厢碰头。

然而，他们后来花了四倍的时间，一直到列车进站，都没能找到那对姐弟和陈牧野的父亲。

对高竞来说，这始终是个谜。



楔子 夜行火车

“大叔，会打牌吗？”一个女孩甜美的声音惊醒了瞌睡中的高竞。他睁开惺忪的双眼，发现是坐在他对面的女孩正在问他旁边的男人……

“高竞，这张报纸你已经看了快十分钟了，你到底在看什么呀？”莫兰不耐烦地问道。今天是他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单独外出，她跟父母说要去同学家做作业才溜出的家门，想不到一见面他就拿着张报纸一直看到现在，让她非常生气。他到底找我来干吗呀？早知道真应该去看表姐打篮球。

“我在看一个女人的照片。”高竞若有所思地说。

女人？莫兰心里把这两个字过了一遍。高竞抬头瞄了她一眼，马上把报纸递到她面前。

“不要瞎想，看看这个。”他指指报纸的中缝。莫兰发现那里竟是一张认尸启事——今天凌晨三点，在本市一所中学的女厕所内发现一具无名女尸，经该校确认此女非本校员工。此女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，上身穿白色紧身棉质吊带衫，红色披风，白色紧身裤，白色高跟鞋，肉色丝袜。请此女亲戚朋友或知情者见报后速与警方联系，联系电话××××××××。

“这就是你看的——女人？”莫兰盯着认尸启事上方那张照片，愕然地问道。

“至少她活着的时候，应该是个女人吧。”

“你看这个干吗？”

“我觉得我见过她。”高竞凝神思索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我没有跟你说过，三年前我曾经在火车上碰到过一起失踪案？”

莫兰想起来了。

“这事你说过。难道你觉得这就是当年火车上失踪的那个女



人？”莫兰重新低下头审视照片上那张眼睛微闭，表情僵硬的脸，“都过去三年了，你能肯定是她吗？”

“她的脸我记得很清楚。其实那次我一下火车就找到了一个擅长画画的朋友，我让他根据我的印象画出了那个女人和她弟弟的模拟像，现在那两张画还在我家呢，我以后拿给你看，真的很像。”他注视着报纸上的认尸启事，“我有种感觉，总觉得将来会在马路上碰到他们，想不到，她竟然上了报……”

“哈！那也算马路偶遇，因为报纸是你在马路上买的。”莫兰讥讽道。

高竞横了她一眼。

“这能怪我吗？说好十点见面，你十一点才到，我不买张报纸看，还能干吗？”他气呼呼地说。

“我不是为了劝架吗？要不是我妈要把我爸赶出去，我能迟到吗？我本来九点半就准备出发了。”莫兰委屈地替自己辩解。

“你九点半出门也是迟到。你知道我是几点到的？九点三刻！我八点五十分就出发了……”他看她满脸不高兴，又好奇起来，“你爸妈吵架了？为什么？”

莫兰很想把自己家发生的事和盘托出，但想想又忍住了，因为老爸做的事实在叫人难以启齿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而且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单独外出，还是不说这些扫兴的事好。

“没什么，他们只是偶尔争几句罢了。”莫兰敷衍地说道，随后用手点点报纸上的女尸，“你知不知道，人死后拍的照片跟她平时的样子会有很大出入？就好比我现在跟你说话时是一个样子，死了躺着又是另一个样。”她昂起头，模仿死尸，做出一个异常呆板的表情，“你瞧，要是我这样，你能认出来吗？”

“哈哈，我能。”他看着她傻笑。

“那肯定是我装得不像。我外婆死后，我去参加追悼会都认不出她了。所以你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。这个女人不一定是她。不过……我倒是很想知道尸体是在哪所中学的女厕所发现的。”莫兰盯着报纸上的电话，琢磨起来，“应该是就近报案吧，警察局的电话是五六开头的，那应该就是在D区。不知道是D区的哪家中学。”

“D区离你家好远。”

“嘿，是很远，不过我表姐就住在D区。她中学六年都在D区念的，我让她帮我打听一下。”莫兰想起，今天晚上表姐照例要来她家吃饭，正好可以跟她聊聊这件事。

可高竞却突然从石凳上站了起来。

“这太麻烦了。我宁愿用更直接的方法。”他道。

“更直接？”

“我现在就去警察局认尸。老实说，我也不能肯定这女人是不是三年前我见过的那个，所以我想亲眼看看，正所谓眼见为实嘛。”他整了整皮带，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。

“你现在就要去吗？”莫兰问。

“不行吗？”

她真没想到，第一次跟他单独出来，他竟然中途要去认尸，真是闻所未闻！她本来还指望他至少会带她去看场电影呢，就算没电影看，到公园的小河边走走也行啊。

“那好吧。拜拜。”她板着脸拎起书包就走。现在她真后悔出来跟这个呆子见面，也不知道爸妈怎么样了。她出门的时候，老妈还没理睬老爸，早知这样，她宁愿在家做和事佬。想到这里，